



祖徠先生學則

四
七

服部文庫
117
308



117
308

竹溪
南昌
兩先生全校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祖徠先生學則

江都書肆嵩山房梓行



祖徠先生學則

門人

竹溪平義質子彬
南昌滕元啓維迪 同校

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是唯詩書禮樂之為
教也。古之時。楚雖天邦。其左史倚相。所為誦三墳五
典。九丘八索之書。舍是無為學。而後。豪傑自陳良之
徒。蓋皆北學於中國。云則吾東方之民。又奚適。亦
唯言語異宜。鐘呂之響。爰居。彼謂之侏儻。鳩古者。吾
眎猶彼。反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亦末如之何。况
有黃備氏者。出西學於中國。作為和訓。以教國人。亦

學則

猶易乳以穀虎迺於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以通二
邦之志於是乎吾謂之侏儻鳩舌者吾眎猶吾是則
詩書禮樂之為教也庶足以被諸海表邪黃備氏之
有功德東方民至今賴之雖然易乳以穀虎迺於
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吾謂之侏儻鳩舌者吾眎猶
吾吾視猶吾而詩書禮樂不復為中國之言則段使
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目之則是耳之則非彼迺猶
鐘呂之饗爰居也已或曰一匹錦覆以眎之背面而
殊均之是物庸何傷乎則安知夫中國無象尚且象
之江北無橘或者假之以枳乎以此而誦夫楚人之
頌能不忒其臭味者幾希夫中國之所有四海之所
無亦猶是邪詩書禮樂中國之言而吾眎猶吾是其
究必至於巴歛詩書堯味其禮樂也哉副墨之子洛
誦之孫執以廢其祖不知其可而况之子之孫非真
令之肖則嬴氏之舌者以此而操觚乎籀斯之迹祭
然盈簡而彼不可讀吾不可讀吾必從事夫黃備氏
之所為句有須丁有尾累累乎星羅擾擾然蜉蝣之
來集而後可得而言也已是迺黃備氏之詩書禮樂
也非中國之詩書禮樂也則其禍殆乎有甚於侏儻
鳩舌者七哉然則如之何可也亦唯言語異宜其於

黃備氏之業可訓以故不可誦以傳暫則假久則泥
筌乎筌乎獲魚舍筌口耳不用心與自謀思之又思
神其通之則詩書禮樂中國之言吾將聽之以目則
彼彼吾吾有有無無直道以行之可以成被諸橫目
之民則可以通天下之志何唯東方則段使仲尼
乘桴子路從之游且暮遇此則迺謂之東海出聖人
也良不誣已。是謂之學則迺申之以戒曰若能不為
黃備氏者迺能為黃備氏者嘻若何必黃備氏之為

右學則一

字猶宙也宙猶宇也故以今言眎古言以古言眎今
言均之朱離鳩若哉科斗貝多何擇也世載言以遷
言載道以遷道之不明職是之由處百世之下傳百
世之上猶之越裳氏重九譯邪重譯之差不可辨詰
萬里雖負乎猶當其世孰若焚之身游身毒邪故之
又故子孫雲仍烏識其祖千歲逝矣俗移物化故之
不可恃也烏能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邪宇
與宙果殊矣雖然不朽者文其書具存方九世之未
載言以遷也管晏危別亦類也何惡其道不同也不
求諸道而求諸辭不昧者心邪朱離鳩古何嘗與
言殊其所以錯辭者亦殊耳吾奉于鱗氏之教眎古

修辭習之習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志皆肖而且之眇口之言何擇夫然後千歲之莫遇之是之謂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也是之謂與古為徒也亦何假彼之故為

右學則二

數車無車而有車之名古之道也非聃言之失也道可道非常道聃言之失也夫自聖人而有道之名聃豈非邪祇其知弗及聖人教之無術也務求喻之不矣乎生乃舍物而言其名言之雖巧乎孰若目睹且也徒名無物空言狀之故其言愈繁愈舛言之者以

臆聽之者以臆愛衍自然莫有底止徒翫其華弗食其實是無它也以聖人之教為不足欲勝而上之多見其不知量也已雖然聃之言禮諄諄乎度數之弗遺故棄聖絕學非其本心者彰彰乎明哉祇其操心之銀務求言之其於人也急欲傳之知不矣乎生也夫六經物也道具存焉施諸行事深切著明聖人之惡空言也天何言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教之術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矣夫生也不知焉者謂之愛也生斯無禦非自外鑠也非襲而取也故聖人之貴升格求行之者也故唯其物聃也者務言之者

言之者。明一端者也。舉一而廢百。所以害也。後儒
非其而倣其。尤言之弗已。名存而物亡。仁義道
說盛而道益不明。方今之世。滔滔者天下皆聃之徒
哉。又安知聖人之教莫尚焉。是豈有古今哉。故吾退
而求諸六經。唯其物。

右學則三

古有聖人。今無聖人。故學必古。然無古無今。無今無
古。今詎可廢乎。世世相望。孰匪古而孰匪今。故通古
以立極。知今以體之。差世世以觀其來。其於民俗人
情。猶跡諸掌。邪。夫古今殊矣。何以見其殊。唯其物。物

以世殊。世以物殊。蓋自秦漢而後。莫有聖人。然亦各
有所建焉。祇其知不用物。所以無聖人也。雖然業已
有物。必徵諸志。而見其殊。以殊相映。而後足以論其
世。不爾懸一定之權衡。以歷詆百世。亦易易焉耳。是
直已而不問其世。乃何以史為。故欲知今者。必通古。
欲通古者。必史。史必志。而後六經益明。六經明而聖
人之道無古今。夫然後天下可得而治。故君子必論
世。亦唯物。

右學則四

聖人之道。猶和風。而雨邪。物得其養。以生。生斯長。

有窮已乎。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天下錯諸，
之中。聖人之道為爾。故君子錯身于斯，藏焉脩焉息
焉。游焉，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德慧術知於焉而出，博
厚高明於焉而至。日躋月烝，不知然而然。故曰：於我
何有哉。譬諸植草木，枝葉華實，豈一一而傳之哉。所
務本根之培已，棘猴玉楮，雖巧乎，非人人所能也。雖
有巧人，亦不能周物也。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又曰：本立而道生，貴夫生也。彼謂窮天下之理，
謂察一念之微，皆不知道之言也。故辨是非，別淑慝，
疏淪淪，雪剔抉，以盡不俾一毫人欲之存者，皆非也。

段使盡之，苟不有所養，其介然小者，安能長乎。亦
耳。無術之過也。自秦以功令治天下，禮樂泯焉，其流
風餘烈，被百世未已。以韜之道移人耳目，以至今日。
長養之道漸而殺伐之氣塞宇宙，後賢人君子皆生
其中，所以差也。故學道者立其大者，而小者從之。

右學則五

君子不輕絕人，亦不輕絕物，所以成其大也。睹夫生
已，居天地萬物之情，楚縕交結，雜以成文。陰陽相切，
彈易弗居，建諸糾繩，剛柔相苞，曾曾無盡。喻如小焦，
不可待，而窮詰已。故是非淑慝，無適無莫，大氏物

藥也其實壹也
桔梗也雞雁也亦
零也是時為帝
者也

得其養惡也。不得其所惡也。養而成之。俾得其所
善也。媿人虎狼。蹂躪第於穀。惡已。雖然。天地不厭虎
狼。雨露不擇稗第。聖人之道。亦猶若是夫。其不得已
而去之遠之。扶之救之。惡其害於仁也。非惡其惡也。
故惡不仁之甚。好仁之不至也。舜選於衆。舉皋陶。其
誅由凶。非所稱也。聖人之世。無弃材。無弃物。堯舜之
民。比屋可封。豈皆公侯之材哉。亦非慙而宥之。謂其
有裨乎治也。察邇言。不芻蕘。其人豈皆賢邪。毒已疾
於有時乎帝。亡山之石。攻玉。不善人。善人之資。是聖
人之所以成其大也。故善惡皦皦。先王之封疆。朕矣。

邪正閭閻。仲尼之區域。削矣。皆儒者之罪也。是故說
子百家九流之言。以及佛老之類。皆道之裂已。亦莫
有不由人情出焉。故齊至言。夫聖人之道。盡人之情
已矣。不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故苟立其大者。撫而
有之。孰非聖人之道也。漢。顏門之學。人殊其說。亦傳
所聞於師。七十子自出。豈無繆誤。失得更有之。並存
而兼焉。道之不弃也。顏達作疏。乃執一家言。明作
大全。而顏達亦廢矣。學之益陋。所以弗及古也。故學
問之道。苟立其大者。貴乎博。不厭雜。寧闕疑。以俟夫
生。

石學則六

雖然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翅處世。雖學問之道莫不皆然已。天命之謂性。人殊其性。性殊其德。達財成器不可得而一焉。孔門諸子各得其性所近者。豈仲尼之教有所不足乎。譬如時雨化之。莫不生焉已。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不欲小者大生。邪。實命不同。君子知命故不强之。及乎器之成也。雖聖人有所不及焉。故聖人不敢强之。是故人可皆為聖人者。非也。性可易者。非也。君子之不器。水可舟而陸可車者。非也。世俗所尚人也。非天也。故務世俗所尚以求人知者。

不知命也。夫六經殘缺矣。生於今世。孰見其全命也。僻邑無師友。命也。家貧無書。命也。雖然心誠求之。天其佑之。仕不優。無暇命也。故已不能學者。喜人之學也。力能使人學者。使人學也。雖不學猶學也。何必才知德行出。諸已而後愉快乎。故命也者。不可如之何者也。故學而得其性所近。亦猶若是夫。達其財成器以共天職。古之道也。故學寧為諸子百家曲藝之士。而不願為道學先生。

石學則七

徂徠先生學則終

附錄先生書五道

答安澹泊書

函君致足下前月書捧讀知其矍鑠者狀欣慰曷勝
 書中又言及文章之業諄諄弗已下問數事何其謙
 虛之至于此也夫文章者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抗顏
 為師豈讓劣如不佞者之所企及乎前承下以貴亭記
 見徵欲勉強塞命而有所不能故敢陳已見以明其
 所以不能之由然文章之道亦多端焉人各有所好
 豈容強乎故曰非以為它人作文之法云爾足下盍
 察諸如護園隨筆者不佞昔年消暑漫書聊以自

附錄
本非以公諸大方君子。誤墜剗刷，遂背本心。且其持
舊習未祛，見識未定，客氣未消。自今觀之，懊悔殊甚。
忽承獎借，不啻泚頰。蓋不佞少小時，已覺宋儒之說
於六經有不合者。然已業儒，非此則無以施時。故任
口任意，左支右吾。中宵自省，心甚不安焉。隨筆所云
乃其左支右吾之言，何足論哉。何足論哉。中年得李
于鱗王元美集，以讀之。率多古語，不可得而讀之。於
是發憤，以讀古書。其誓目不涉東漢以下，亦如于鱗
氏之教者。蓋有年矣。始自六經，終于西漢，終而復始。
循環無端，久而熟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其文意互相

發而不復須注解。然後二家集，甘如噉蔗。於是回首
以觀後儒之解，紕繆悉見。祇李王心在良史，而不皇
及六經。不佞乃用諸女經，為有異耳。然六經殘缺，其
不可得而識者，亦復不鮮。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
也。豈足以為耻乎。而宋儒句為之解，字為之詁，是強
其所不知以為知者也。其謬不亦宜乎。不佞則以為
道之大，豈庸劣之所能知乎。聖人之心，唯聖人而後
知之，亦非今人所能知也。故其可得而推者，事與辭
耳。事與辭雖卑卑焉，儒者之業。唯守章句傳諸後世。
陳力就列，唯是其分。若其道，則以俟。後聖人是不佞

宋史宗室濮安
懿王子入總統議
崇奉濮王典禮執
政欲稱皇考又以
太后詔令上稱親
司馬光范鎮呂誥
范純仁呂大防呂公
著等交論以為不
修二程禮著論
儀禮喪服曰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報
傳曰何以期也不
斬也何以不貳斬
也特重於大宗者降
其小宗也為人後者
孰後後之也見

之志也。大氏漢儒注。雖亦有紕繆。距孔子時未甚遠。其說皆出於七十子門人相傳授者。如宋儒之時。則歷世彌久。且自昌黎去陳言。而古辭之不傳於世者。久矣。皆以今言視古言。且不識古文體勢。是以穿鑿甚多。又踈於禮。如濮議。諸儒聚訟。雖程朱二公。莫有明辨。今求諸儀禮。不踈多言。本自了了。又如家禮神主制。長尺有二寸。象十二月。凡禮用十二。唯天子為然。祭四代。唯諸侯為然。伊川乃用諸庶人。豈非僭邪。大氏孔子時。學問專用力於禮。而宋儒不爾。其所主張理氣之說。六經無之。唯易有形。而上下之言。然所

謂器者。亦制器尚器藏器之器。本文可証。豈氣之謂乎。天理人欲。出於樂記。而不言去人欲以盡之。夫人欲淨盡。豈人之所能為乎。克己之己。為己私。然六經無此例。且下文由己乃人已之己。孔子一時之言。豈若是非張乎。解格物為窮。到於事物之理。是如窮理二字。其義始成。殊覺牽強。且窮理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豈可望之學者乎。且天下之理。豈可窮盡哉。明德之解。雖美乎。至於詩左傳。而有不合者焉。且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雖堯舜之世。豈有此事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本為苦孔孟之言不合而設焉。然

胚胎之始。氣質在焉。故古無此言。而孟子性善亦大槩言之耳。舜何人也。吾何人也。本言循聖人之教以行道於天下。則聖人之治不難也。而宋儒乃求身為聖人。然程朱既不能為聖人。而孔子之後無復有聖人。則是懸空言以強人所不能也。至於變化氣質亦經無此言。氣質天之所賦。豈可變乎。人各隨資稟以達材成德。用諸國家。辟諸刀鋸椎鑿。各殊其用以成大廈。雖三代亦然。豈必須變乎。如禮者。經所言皆禮樂之禮。程朱以為性仁。齋以為德。豈非強乎。六經之言。本自平穩。故聖人之道。萬世可行。至於宋儒則務

為新奇之說。以強人之所不能焉。要之昌黎好議論。務言理。其風至宋益盛。程朱二公生于其世。習以為常。不知求諸事與辭。亦不自覺其與古背馳耳。上之所言。皆宋儒之說。且舉其綱要者。亦萬分之一。其它紕繆。不可枚舉焉。不佞直據經文。以事與辭証之。不復須訓注。故其所見與隨筆時大有逕庭也。夫不佞以宋儒為新奇。而足下少服文恭先生之教。意者必習於宋說者。則必以不佞為異端邪說。唾而罵之。是以不佞之為此書。握筆踟躕者久之。然是不言。足下必以隨筆為不佞終身之見耳。匿其蘊以阿人者。

不佞於交義耻之。故敢陳之。乃以此而獲罪於足下。亦所不辭也。惟足下亮之。如處佛氏之說。不佞近有對問一篇。附覽。又如譯筌一書。不佞二十四五時。從學之士。錄不佞口語。其後十年許。頗有增損。現今即行。若夫寫本。則舊稿耳。要皆兔園冊子。豈足掛齒牙乎。又承問。雖字法及猶尚。尚猶不祥。莫大焉。無不祥大焉。不佞竊意其義全同。但語勢異耳。凡學文章。要識體。故學左氏文。則用左氏法。學孟子文。則用孟子法。若混而用之。則緝錦以布者類也。柳儀曹論石鍾乳。其與左氏異同亦如此。隨筆中西京。乃指西漢大

體謂治道大體也。時殘暑尚在。伏以自愛。不備。八月十三日

答屈景山書

東都物茂卿謹復書。西京屈君足下。七月中元日。李陰管君致足下所賜書。拆封讀之。具言欲一造州廬相見。而藩法嚴。不能者。狀縷縷幾千有餘言。其降挹之恭。頌倒之懇。優渥特至。誦其辭。則雄渾雅健。不之采。緝不覺令人起敬。嘆喟弗已。余不佞髫年時。聞之先大夫。昔洛有惺窩先生者焉。其高第弟子。若羅山活所。諸公者五人。名聞海內。皆務以辨博相高。而

屈先生者。獨為溫厚長者。乃訕然於四人之間。退讓自將。不求名高。其來東都。先大夫亦嘗一二接見云。夫儒者斷斷自古為然。而乃能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安得從其徒。若子孫戚屬以聞其行誼之詳邪。歲諸中心。時時憶之。弗忘。及乎管童子西游也。聞足下周旋甚勤。李陰君喜以見諗。且言足下亦有意於不佞焉。因扣之以識其為屈先生之裔。則予不佞亦喜甚。及聞足下從五馬東下也。懸榻以俟者久之。詎意竟外之交。足下不得斯須。以請乎。是日乃得接尺一。愈益信遺範之弗泯。而幸素願之有愜哉。書中又言。

文章好尚之異。而欲聞不佞之一言。乃以無爭心見告。亦何詳悉顧慮之至于此也。夫人心如面。好尚各殊。雖然。徒自信而不問。將何以知其未知。而廣己之見乎。故學之道。問為大焉。問者弟子之事也。發難相切磋者。朋友之事也。故非有師友之素。而輒相問難者。爭之道也。臣諫君子諍父者。榮辱休戚之相關也。故非有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其心如秦越人相視肥瘠。而諫其不是者。亦爭之道也。爭者。訟之事也。訟者。陳己之是於不信己者之前。以求其信己者也。吁。亦難矣哉。雖然。有官臨之。庶乎足以斷已。今學問而用。

訟者之道乃無聖人之臨上將孰聽而孰斷之乎。若或欲以天下之所同是而斷之邪。則播諸衆而欲訟已之是欲訟已之是則暴人之非亦不情之甚也。况獨得之見有衆所不及知者乎。夫學問者君子之事也。君子無所爭。爭斯害乎德。問者弟子之事也。秉弟子之禮而用訟者之閱閱斯害乎禮。害乎德與禮者君子不由也。自孟子好辨。闢揚墨。雖其時之不得已乎。亦非古之道也。不佞竊惜焉。爾後稷下市學。田巴一日服千人流風所扇。是非蠱涌。紛呶乎百世。悲哉。若彼浮屠有勘辨。則亦聽訟者之道也。儒之黠者陰

操其術以窺人而自憙。乃名教之罪人也。不佞懲其若是。凡每值非有師友之素而來相問難者。一切不置對。是不佞之常也。不佞往歲作護園隨筆。其時識見未定。爭心未消。然隨筆之作。自書以自翫。聊以消閒。初非以示人也。獨奈誤墮剗刷之手。遂公諸海內。海內諸君子。因謂不佞好辯者。非不佞之心也。今觀來喻。亦在不置對之例。雖然。足下既以無爭心見告。而君家先生乃不佞自髻年時私心所鄉往。則何必怒然乎。亦唯人心如面。不佞豈能喻諸足下哉。但言不佞所以取李王之故。以酬來意。如其取舍。乃在足

下唯足下擇之。夫六經辭也。而法具在焉。孔門而後
先秦西漢諸公皆以此其選也。降至六朝辭弊而法
病。韓柳二公倡古文。一取法於古。其紕辭者矯六朝
之習也。然非文章之道本然。故二公亦有時乎修辭
如韓進學解。毛穎傳。諸碑銘。柳天對。段太尉逸事。永
州諸記。何其絢爛乎。爾宋歐蘓學韓柳者也。但不
求諸古而求諸韓柳。所以衰也。其文以理勝。不必法
而。其紕辭者自若。夫文以道意。豈患無理。西漢以上
深矣。俾人思而得之。宋人乃欲瞭然乎目下。是以淺
矣。蹊逕皆露。其所長議論耳。縱橫馳騁。肆心所之。故

惡法之束也。况辭乎。紕辭故不能敘事。夫明堂是務
欲瞭然乎目下者。注疏之文非邪。是以末流之弊語
錄不啻也。明李王二公倡古文辭。亦取法於古。其謂
之古文辭者。尚辭也。主敘事不喜議論。亦矯宋弊也。
夫後世文章之士。能卓然法古者。唯韓柳李王四公。
故不佞嘗作為四大家雋。以誨門人。而其尤推李王
者。尚辭也。雖然。不佞所以推二公者。不特此耳。夫學
問之道。本古焉。六經論語。左國史漢。古書也。人孰不
讀。然人苦其難通。古今言之殊也。故必須傳注以通
之。猶之假倭訓以讀華文邪。尚隔一層。鬚鬢已矣。且

異端家語註猶多
端也

禮仲尼燕居曰
貢越席而對曰
敢問愛其窮與
子曰古之人與古之
人也云

傳注之作。出於後世。古今言之殊。彼亦猶我也。彼且以理求諸心。而不求諸事與辭。故其紕謬。不可勝道。且如明德異端。其解豈不美乎。然至於詩左傳家語。有不合者焉。里仁者居仁也。主皮非貫革也。何有於我哉。謂謙辭也者。其說至於康衢之謠。而窮焉。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作問答解。亦至於戴記而悖焉。夷狄之有君。素以為絢兮。皆枉辭以從己之見焉。凡如此類。更僕何罄。不佞從幼守宋儒傳注。崇奉有年。積習所錮。亦不自覺其非矣。籍天之寵靈。暨中年得二公之業。以讀之。其初亦苦難入焉。蓋二公之文。資諸古

辭。故不熟古書者。不能以讀之。古書之辭。傳注不能解者。二公發諸行文之際。渙如也。不復須訓詁。蓋古文辭之學。豈徒讀已邪。亦必求出諸其手指焉。能出諸其手指。而古書猶吾之口。自出焉。夫然後直與古人相揖於一堂上。不用紹介焉。豈如鄉者徘徊乎門牆之外。仰人鼻息。以進退者邪。豈不愉快哉。且二公之文。主叙事。而于鱗則援古辭。以證今事故。不諳明事制者。雖熟古書。亦不能讀焉。夫六經皆事也。皆辭也。苟嫻辭與事。古今其如脈諸掌乎。於是回首以讀後世之書。萬卷雖夥乎。如破竹然。辟諸良工。必先攻

堅木焉。吾之刃。試諸盤。根錯節。而其餘。脆材柔木。易易耳。世人乃擇其易者。讀之。習以爲常。古書則束之高閣。辟諸古鼎彝之可貴重。而不可狎用也。仁齋之言。豈不然乎。夫學者。載籍極博。然其出於宋以後者。十八九。故愈讀愈憚。古書之難習。之罪也。其謂典謨論語。爲易讀者。乃緣自幼習讀。傳注之久。是以覺其易耳。段使無傳注。而驟視之。豈易乎。如二公之業。俾不習者。驟讀之。亦必假訓詁。粗通其指。其以謂故爲難讀者。不亦宜乎。宋儒傳注。唯求理於其心。以言之。夫理者。無定準者也。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矣。唯聖

識聖。宋儒之所爲。豈不倨乎。不佞則不敢。夫道則高矣。美矣。譎劣之資。不可企及。故身身焉。求諸事與辭。其心謂。儒者之業。唯守古聖人之書。以詔後世。其斯可也。後賢之說。雖高妙乎。其於事辭。有不合也。何以知其於聖人之心。與道必合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焉。且聖人之教。被諸天下。天下之人。愚與不肖。亦夥哉。故身身焉者。何必蓋於聖人之指。是不佞之心也。如陽明仁齋。亦排宋儒者也。然唯以其心言之。而不知求諸辭與事。亦宋人之類耳。故不佞不取焉。李王二公。沒世。用其力於文章之業。而不遑及經術。

然不佞藉其學以得窺經術之一斑焉是不佞所以
俛從游之士學二公之業者亦以其所驗於已者教
之也豈有它意乎足下既以文章見怪不佞乃旁引
經術以復之是足下之怪且尤我者將愈益甚已亦
唯人心如面各陳所見耳初未嘗與足下爭亦豈必
求俛足下信邪且古言簡而文今言質而冗雅言之
於俚言也華言之於倭言也亦猶如是歟夫華言之
可譯者意耳意之可言者理耳其文采粲然者不可
得而譯矣故宋文之與俚言倭言其冗長脆弱之相
肖亦必從事古文辭而後可鑿倭人之疾是來喻所

云適與不佞意同也來喻又以二公為淺易亦唯人
心如面非不佞所知也不佞以為深足下以為淺其
足下之以為深者不佞則謂淺豈不冰炭之相反乎
亦習異耳來喻又似謂文不必學者孔子固曰有德
者有言然又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修辭尚辭於傳
有之文學之科其謂之何故舉一而廢百孟子所惡
然非必足下之言焉世稱道學先生者多藉此文其
陋足下過取耳來喻又以模擬剽竊病二公以古自
古今自今立論是乃當二公之時妒忌者之言也非
足下之言也明以經義策士必以朱注非此則不得

明科舉程文有八
股制義之稱諸書
皆指科舉文體

此以承提股下
以起中股
中比下比提比後
比難在每股起句
通股
二股有兩圖一取內
有上半開下半圖
學八強八紘之報
匪是不合
以上四書吾學編序

第進士。其丈必以八股。非此則亦不得第。進士是時
王之制也。以時王之制。故謂之今文。非專指韓歐也。
韓歐亦自稱古文。其謂之今文者。自我言之也。足下
何不深考乎。夫士之生其世。非此則不能出行其道。
策功立名。以顯其父母。雖無千秋之志。是亦可恕已。
二公之倡古文辭。皆在。第進士之後。而二公之興。從
游過於時師。所以來時師之妒也。然二公不能勝朝
廷之功令。亦不能勝人人功名之心。故人之非笑之。
猶如韓公。而二公不顧人非笑。寧不見知於世。藉此
得禍而俟千歲之鐘期者。亦猶如韓公。是其心獨何

邪。學問之道。本諸古也。夫立志如此。豈摸擬剽竊是
為乎。以此觀之。非妒口。而何。且學之道。做做為本。故
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
而不問其心。與德何如者。學之道為爾。禮樂之教。左
則左。右則右。官則官。商則商。必如其師。而不敢違以
分。故孔子拱尚右。則門人亦拱尚右。孔子謂之嗜學。
可以見已。習書者。必摸蘭亭黃庭。豈求為贗乎。學之
道為爾。謂吾既得其心。吾既得其理。不必拘其似不
似者。莊禪之遺也。故方其始學也。謂之剽竊摸擬。亦
可耳。久而化之。習慣如天性。雖自外來。與我為一。故

子思曰。合內外之道也。故病模擬者。不知學之道者也。况吾邦之學華文。改使學韓歐。非模擬而何其必惡。模擬乎。國字之文可耳。且此方之儒。不與國家之政。終身不遷官。如贅旒然。豈有立功策名。顯其父母之願哉。治經為文。各從其心。所欲為而官不為之制。豈復有利害之切於己。如鄉者所言明人哉。豈復有所謂今文者哉。而猶且以古今立說者。吾未知其何故耳。豈以媚時師歟。豪杰之士。決不爾。不佞雖寡交乎。然以其所嗜。頗得窺今世作者。洛有伊原。越海西有兩伯陽。關以東則有室師禮。未聞有足下。知有足

下者。自此書始。是足下之葆光自晦。不競譽于時。何其家風之未衰也。是豈有阿時之心乎。祇人安其所習。其所不習者。怪而尤之。亦常情為爾。則足下以非其所習。而怪尤之。先存乎中。是以驟見妒者之言。以為當理而取之耳。且足下所稱佛骨爭臣本論朋黨諸篇。皆爭論之言也。足下既以無爭心見告。而其所愛乃爾者。不佞亦未知其何故也。然其無爭心者。豈誑我乎。意者足下之所貴。在氣故不自覺其言之如是已。且何得已云者。孟子闢楊墨之言也。而足下之為此言。其崇信韓歐。比諸聖人之道。亦何甚也。亦不

擇言之過也。世儒崇信程朱過於孔子。猶之今佛氏崇信法然日蓮過於釋迦。豈不類乎。足下思之不佞僻情一病夫。與世相遠。所朝夕唯一二從游之士。未嘗以勸人教人為事。况與人爭哉。而足下乃謂海內從風而靡者。雖不佞亦怪焉。豈耳食之士。初未識不佞之所為學者。傳響雷同。歟。不爾。亦時運之使然也。豈不佞之所能知哉。亦惟人心如面。陳所見以酬來意耳。如其取舍。足下裁之。時暑涼雜。至伏惟自重。即

月二十一日

與平子彬書

辱書申以疇昔之論。亦何嗜學之甚也。近者或人之言多類足下者。然其所習本殊。故不佞不敢與校之。習殊則不能通。不能通斯窒。窒斯爭。勢所必至。惡其啾啾也。足下乃吾黨之士。是以盡我心焉耳矣。夫辭與言不同。足下以為一。倭人之陋也。辭者言之文者也。言欲文。故曰尚辭。曰脩辭。曰文以足言。言何以欲文。君子之言也。古之君子。禮樂得諸身。故脩辭者學君子之言也。足下所稱昌黎以還質勝而文亡。豈足以為文邪。是無它。不知脩辭之道。乃積字成句。所以質也。是謂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言也。孟子以後。既有

是過論語左傳戴記則否。足下玩之自見。文章主氣發自曹丕。足下試觀丕文。其與韓歐洵軼。同邪非邪。故知古所謂氣者。與足下所指殊也。若必以怒張喧噪者為氣邪。孔子以前無之。故足下所言者。乃世俗之言。酒色財氣之氣也。非儒者之言也。孟子浩然之氣。說之術也。故古無之。古曰。仁者必有勇。禮樂得諸身。謂之強有力。豈別有養氣之方乎。又以韓歐之文為根。抵六經者。大謬矣。但韓歐喜用道德仁義之字。辨析是非耳。必以此為根。抵六經。則明人經義八股。愈於韓歐遠矣。朱子語類更為勝之。且詩書禮易春

秋。何嘗有之乎。是皆足下理學所錮。不覺其言刺謬至此已。世儒醉理而道德仁義。天理人欲。衝口以發。不佞每聞之。便生嘔噦。乃彈琴吹笙。否則關關雎鳩。以洗其穢。於是又愧柳下惠之不可及已。足下疇昔之論。不佞一一了了。然不逐句為之辨。特發其根由。以使足下思之。足下乃謂不佞不達。又何弗思也。非不佞之不達也。足下之不達也。所引經文。其義皆差。行將知之。故不復辨。足下曰。不得已已。亦不思已思則已矣。悠悠天地。有何急遽。足下乃爾不佞。

又

古無文人論甚佳。然終是強詞軋理。宋人類耳。世道學先生率藉此以文其陋。足下過取爾。修辭尚辭於傳有之。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不足以及行。遠又曰。詩三百。與今存者。其數適同。故知刪詩者。乃刪潤字句之謂。非芟三千也。不爾。田畷紅女之言。豈若是其美乎。孔門弟子。唯游夏文。見存。子游作禮運。其稱言偃者。自稱詞明甚。世儒鹵莽不深考其然也。四科稱文學。豈非善文章邪。若謂通經則德行政事言語不通經。而能乎。史遷既稱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可以見已。故予嘗斷論語原思琴張作何者。

他家語諸書所載孔子言。比諸論語不甚雅馴。乃載筆者有工拙耳。且載筆之與矢口不同。驗諸今可見已。喜怒見於貌。疾徐見於氣。故直錄其言者。有所不足也。故載筆者。足之以文。今觀諸書所載一時之言字之同音者多也。是何辨乎。載筆者兼以目眎。豈不辨乎。且六藝各有事事。不爾。有德者不學其事。能乎。故有德者有言。非是之謂也。足下之援此。不佞故以爲強詞軋理也。大氏古今人。不甚相遠。今之所有古亦有之。豈若今道學先生所言邪。夫賦者古詩之流也。然辭賦興而文章之道濫矣。階設科舉而後世無

不文之孺然濫亦益甚也。觀其濫而欲掃而除之亦
懲羹吹冰耳。足下思之。它面晤未備。

對西肥水秀才問

○兼問先王之教。不過詩書禮樂。各成其德。各達其
材。而後世經生文士之習。與此相反。治教異撰。儒吏
殊用。此自足下卓見深愜。鄙衷不佞。中年始祛舊習。
足下妙齡。既能言之。何其有智無智相校之至此也。
後生可畏。豈不信乎。不佞謂孔門四科。亦有長政事
者焉。有善文學者焉。人之材。豈與後世殊哉。各以性
異。是正所謂成德達材者。而其學一在詩書禮樂。是

其與後世殊也。蓋古之學者。皆以禮樂成其德。均之
君子人也。而其政事文章。皆繇詩書出。所以不悖聖
人之道也。秦漢而下。以郡縣代封建。以法律代禮樂。
其言吏治者。亦孰不援經術。而郡縣之治。凡百制度。
不與古同。而先王之道不可用。故亦僅用以緣飾吏
術。去爾。豈能法先王哉。祇漢法尚疎濶。吏多得便宜。
從事為近古也。隋脩宇文周之律。唐宋明皆因之。申
韓之法。至是始臻其極。夫復讎者。先王之道也。復無
之。可以見已。此後世吏治經術。所以岐為途者。妨
於秦漢。成於隋唐也。文章亦然。禮樂亡而言不君子。

漢承楚風。辭賦始盛。迨於五胡猾夏。而古今之言。遂判。佛老清談乘之。士遂鄙經術。而事辭藻。隋因之。設科舉。而下迨宋明。士非此不得顯仕。中間雖韓愈倡古文。程朱二公倡古學。亦皆以今言視古言。而郡縣法律科舉者。時王之制也。不可得而違焉。人生其世。耳目為積習所錮。則經術吏治。文士武人。至今不可得而合焉。要之其德與材。不從詩書禮樂來。而經術政事文章。皆與世推移。滔滔乎莫能返故也。士之生於今。禮殘樂亡。無如之何。苟非聖人復生。孰能制作。故學者唯能涵濡于詩書與禮。優游厭飫。久而化之。

習以成性。而德慧術知。由此以出。則其所見。濯然習俗。泐忍之中。庶足以弗悖耳。傳曰。詩書者。義之府也。禮樂者。德之則也。不佞謂詩書辭也。禮樂事也。義存乎辭。禮在乎事。故學問之要。卑求諸辭與事。而不高求諸性命之微。議論之精。則有所憑據。可識後世紕繆所在焉。不爾。徒以己之心。與理言之。泛然莫有底止耳。然世自好者。多謂古自古。今自今。何必學古。自以為達。殊不知古有聖人。而今無聖人。則其所為。今誠弗誣。而其能弗悖。聖人之道者。吾未之信。其人自以己之心。斷之。謂是弗悖古聖人。則其人自以為

聖也。豈不妄乎。乃溺其所習。往往于語之不能通。故不佞未嘗為人言之惡爭也。今足下所見與不佞符。故詳言之爾。

○承問禮樂古未必有書。以樂正四術。四教証之。是亦卓見。足破後世膠固之習。不佞嘗謂四教云者。詩則諷詠書則誦讀禮則節文度數樂則歌舞八音。其為教各別。而大非後世專以挾策為教者比。後世乃專以讀書講理為學。故其於四者亦皆以讀書之法求之。所以不得先王教法之妙也。如以詩為勸善懲惡之設。以金聲玉振疑為樂經殘簡者。信如足下所

指擿也。如孔子以前則詩存入口。只禮樂皆以人傳之。所謂文武之道未墮地而在人。是也。是皆未嘗有書者審矣。而禮之有書自孔門始。其事見戴記。今觀義禮十七篇直錄升降進退器數之詳。而未嘗言義理迥異於後儒所見。則所謂禮經者真耳。以此推之樂亦譜已。祇古譜亡。故謂樂亡者不可謂非也。詩亦至孔門始載諸簡策書則史官所錄自古有之。蓋古無它書。書唯是已。故得專書名。論語易傳左氏戴記家語孟荀晏墨諸家所引詩書與今存者適同。則其為古經豈容疑乎。足下紉詩為琴歌。紉書為古史詩。

乃彈琴可歌。書亦史官所錄。豈足以此病二者邪。至於以書為文字之學。則大不然矣。論語曰。何必讀書。易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不可見乎。孟子曰。盡信書。豈可以文字之學為書哉。如易春秋則觀韓宣子之言。乃魯國所傳。故孔門傳之。而其實非樂正四教。廣被天下者比。故論語孟荀晏墨諸書不多引用。其非士子通用者審矣。足下之疑。莊子經解之言。亦與不佞符。周禮則周官然。禮之體統甚大而凡先王所以經紀天下全在此。而道之大禮盡之矣。左氏所稱是禮也之類。可以想焉。世儒泥五禮

六樂之言而止。以吉凶軍賓嘉為盡乎禮。殊不知五禮六樂乃大司徒所教之目。非盡乎禮也。此意考于戴記自明矣。以此觀之。周官之為周禮。亦古言無疑。不佞之求古。必以事與辭。事則莫詳於左禮。故不佞以為士不通三禮。不足以為好古也。

承問左傳魯左史作非丘明。明儒亦有此說。按丘明作左傳。其說尚矣。論語左丘明亦同人。古來無異說。乃宋儒泥韓愈浮誇之言。而疑下耻巧言令色者非其人。由此而後。異說紛如。蓋六經之外。文章之妙。無過左傳者。古之文章。乃先王禮樂之化所生。故其絢

燭乃爾。如左傳易傳禮運樂記是也。至於孟子時禮樂之化漸漓其辭質勝是為變調。韓祖孟子務安燭言故貶左氏為浮誇。此文人競長常態豈足援以為斷哉。宋儒皆韓奴隸其所見正同以不佞觀之所謂不佞言者乃變亂是非以惑聽者之謂。吾未見左傳有之。孟則有之。大氏古來所傳丘明作左傳之類存之何害。強辨其非古書皆廢適見柳戾已足下所引竊比於我老彭同類者誠然。然又有我與汝有是哉願為之宰之類竊比云我云尊崇甚至者自非丘明四矣。

○承問律曆古法甚簡甚愜鄙衷不佞好樂由是推覈聲律之說頗得盡其蘊。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是律本以人音為準後世乃以尺度累黍求之所以失也。今本邦所傳黃鍾乃古黃鍾誠如足下之言樂家有譜試唱之則知人口中之音最濁者為黃鍾何必紛紛如三分損益亦大槩言之何則必以耳聽乃定也。如後世以尺度截律管必有毫忽之數目不能睹刀不能截將何益乎。故古來大槩言之者反臻妙理也。如蔡西山變黃鍾亦妄說何則律有十二者以隔八相生終而復始循環無端也。若以

變黃鐘則其數至數十百千萬莫有底止。其以為廿二者非自然之數矣。其誤起自不識圍數已。又加木邦一越最長則有說存矣。古歌吹殊調歌黃鐘必吹一越故室下樂以為記號。後人不識直以為律名故爾。樂家此類極多不足怪已。既以一越和黃鐘則其管最長亦其所也。曆不佞未之學。然以臆道之古法必簡易觀於堯命羲和分處四方以親驗合不隨而改之不亦簡乎。後世必求以法盡之。然愈精愈舛者以其人所推驗不過三四十平之久耳。必得數百千歲之壽目擊親見而後得其梗槩。此乃世所無故堯

典聖人之智乃為至矣。授時曆世所推崇然僅以三四十平之推驗者與它曆同。是以不佞未之能信。如歲差古來未有定數以不佞思之。日月有盈縮一年而復初。故曆家能言之如歲差安知其非天之盈乎。自堯至今日人見其盈而未見其縮。安知數千歲之後必不縮乎。何則天地日月皆活物也。又授時法已往歲增一將來歲減一。吾不知數千萬年之後算盡時何如也。大氏不知其始不知其終。吾處其中間以蜉蝣之年量之其愈精愈舛者以此。

承問書數二技誠民用之大者。如足下之言徂六

藝之書。識字形與音耳。豈後世書學者流比哉。然禮樂主觀美。考工記所載鍾簫諸器。亦欲精工。則字形微惡。古亦當論之。定其工拙。是常情也。不佞觀博古圖所載鼎彝古文。其古雅不可言。較諸後世名書家篆籀迥別。譬諸近體李杜詩與三百篇。非不美矣。只好尚不同耳。如字學者流。不佞所惡也。其辨正偽。數偏傍甚拘矣。甚者如正字通諸書。乃至於止注譌字。而不注為何譌字。字音轉者。亦以已心掃而去之。是安在其為字書乎。魏校六書精蘊。以點畫說性命之理。鑿哉。是皆不識六書本旨者。其陋可醜。數學亦不

佞未之學。然觀於今數學者流。設種種奇巧。以誇其精微。其實無用於世。故知古法必簡也。且如圓率。乃積方以測之。雖積至數萬。亦有數萬微塵。弧不入筭。豈足為圓率哉。往歲清人獻朱載堉樂書。朝廷俾不佞考閱。中有圓率本諸周禮周髀。其法如可據。然未審其如何。

○承問孔孟之稱。是宋儒所初也。韓愈始尊五子。然尚猶以荀揚並稱。至於宋儒躋其人於孔子。婉其書於論語。而孔孟論孟為儒者常言。昧于此也。其說本諸道統。而道統之言。古無之。毋乃倣浮屠乎。夫子

路者曾子所畏也。後世躋曾子四配。而生子路。鄉黨尚齒。學校序齒。曾子之神其享諸後儒。乃以已之心。黜陟古人。不佞則謂之僭妄已。

刊徂來先生學則跋

徂來先生作學則蓋志學者乃欲

超然之古之道乎則使人知所由

元啓不佞雖未能窺先生宮室

之美忝在門牆之末亦得與受而

誦之乃不敢私刊傳之同志其書

五篇偶且所錄亦先生與入論
學者附以刻云

享保丁未春正月

滕元啓謹跋



江都物茂卿著

享保十二年丁未正月日

江都嵩山房梓目

唐詩選 李干鱗選

三家詩話 嚴滄浪徐禎卿
王世懋

詩筌 爽鳩子著

明鑿小史 望三英著

王道內篇 樂浪承著

須原屋新兵衛梓行

